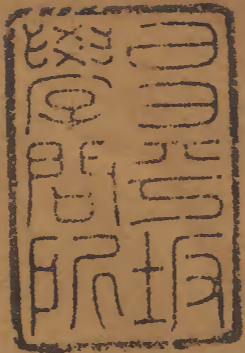


上蔡語錄

中下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函
一〇	架
一四二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號	漢書
一〇	架
一四二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92)
函號	299 47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中

淺草文庫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

下云儒之本佛之覺

不知禮無以立使人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

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人學射模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曾本云到一把放了底多半把放了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

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伯淳嘗言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唯顏子善學須是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每進而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問于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是壞了權字

曾本云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著反字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為中以輕重言之則此為中須權輕重以取中如此又却是權吳本云因指所執扇曰以扇頭為中則扇柄非中也須是權輕重之中如此又却是權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矣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曾本云學者先須窮理因捩扇曰此亦理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天也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格物窮理也格物必至于知至不知至是猶識金安知其非踰石也故必知至然後能意誠問理須物物窮否曰理一而已一處理通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也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

此則不得一作不可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

支離了

會本云釋氏之與吾儒須認取精微處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

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

底事則于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

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

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有事否曰非事

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

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

着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會本云問敬與慎同異曰坐如尸立如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須是如顏子事斯語吳本

有始得字鄭氏云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是

不可須臾離也曰固是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視聽

言動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

因說伯淳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則渾是一團和

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又云昔日用工處甚多

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

生教予予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

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我然我未有所得須

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

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
氣象亦相似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
理也理非埋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
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
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
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曰學爲
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

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學莫未
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曾本云問如何是敬之貌每遇事着心是否曰於儼若
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始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否尋
常矜持甚覺勞是否曰太矜持却不是強有力者亦
須做得徹然人亦須量力大強其心却成狂妄念起
也且放去又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
豈免念起須識得念起時又問和樂莊敬初學能至
此否曰雖未能便至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此交相
養之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
悠悠思住
不得自去

問言動非禮卽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
易易卽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
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爲善學

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箇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方可

曾本云問言動非禮則止甚分明視聽如何得合禮曰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又曰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箇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不須轉說與人不說與人吳本有不字是客輕說與人人未必信况吳本無此上五字使人生鄙悖之心却是自家不是須留在胸中且看尋常有些自得事在胸中別纔說了又別只看

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曾本云問佛氏見得何故不肯就理曰既見了自是不肯就理因舉正叔視伯淳墳侍行問儒佛之辨正叔

指墳圍曰吾儒從裡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吾儒下學而上達故自理去則見得牢亦自信得及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

曾本云伯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想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無意天因人者也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能窮理理窮吳本無此上二字則便盡性性盡便知命因指屋柱曰此木可以為柱者理也其曲直者性也所以為曲直者命理性命一而已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

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人自是當為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却教誰做

曾本云須是有諸已有諸已之為信指小樹有箇根本在始培養灌溉

問視聽言動合理而與禮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禮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禮文循理便是復禮

會本云問合視聽言動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口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則是個

寔存誠則有物曰敬是存誠之道否曰是也須是體便

見得

會本云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

學須是熟講

會本云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為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

亡矣

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曾本云問知天莫便能事天否曰不然且如今人莫不知有君父能事君父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朱曰事天工夫最難周曰事則不違又謂心與性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

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

般只為私心一本作意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而

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

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

勇與月攘一雞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尙恐不恰好不須慮過甚

曾本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

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

氣象方好

義重于生則舍生取義生重于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

時權輕重以取中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

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

曾本云便非天性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

儒所謂意此說好增錄朱子語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

然行之不難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為不善但非性之至如

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為

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

亦自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

道先生教予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

曾本云楚州徐仲車所論煞得中體却謂人不可不作

文繪且演義理作詩賦多是尋人意不到處遠天十

八遭走幾時曾教在宅中黎云古禪老有遮眼之說

或以誠為專意先生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

曾本云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

是謂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

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天下

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

點之意

曾本云李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

意在胸中在會點看着正可笑爾學者不可着一事

在習中繞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會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于忘

敬是常惺惺法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
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
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

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
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
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以上增錄朱子語

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

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

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于其中古人謂敬德之

聚正如此北溪陳氏語

或以知言養氣為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
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

曾本云問養氣只是集義所生亦須壯其氣以作事否
曰亦須壯着氣如今人有氣索時方能克其體况塞
天地明道云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是孟子有此
氣其下旁說大綱又問行有不慊於心或謂多不字
曰慊是厭足之意看不厭足時人氣如何又曰要識
浩然之氣于心得其正識取又曰志與氣交相養故
下面論心然亦須外面養他問與元道相似否曰是
氣與神合只是能配義與道又問如今有盛氣人作
事不是却無忌憚能不慊否曰如
此安能浩然浩然是無虧欠時

或曰矜夸爲害晁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夸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已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已之私則見理矣曰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日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其如此只爲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着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有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曾本云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使人傳玩飯一客便要罷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已得人道好于我何加因說孟子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物欲心如今老郎家亦恐不免又云有人愛騎好馬道長人精神又思古人有自爲衣服制度者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此所謂玩悅小兒家具因舉孟之反事予曰今人亦有能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先生笑曰直如此巧吳本有如是底又曰夸勝爲矜有其善爲伐矜伐煞害事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弩脉皆爲有已纔覺時便克將去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不能忘我至末事如見人著好衣便愛着好衣未必是自家本意多是爲人又云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心自

為賞
罰

或曰無學之人好惡直做得十分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先生曰真儒不到得窒礙不能變通乃腐儒爾此漢高所以慢罵者也

曾本云問堯夫論霍光周勃做得許大事只為無學問無學問人做事好惡直到十分意謂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更前面有甚大事也不管先生曰此亦一說真儒不到得窒礙處不能通變乃腐儒爾

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詠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曾本云問學詩以何為先云先識取六義體面又問莫須于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盡更有詩中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詁須諷詠以得之

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問聞見比昔日全別唯是見義未能決烈便為未能得別如舊謝子曰使賢當初見二先生革一革便別須是有道理革之不革其舊安能從新不見異人當讀異書投壺非着意非不着意莫知其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為也但教每事如此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明道見謝子記聞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
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
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黃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
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流汗浹
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
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見得
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

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
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
會動却不成人天地之仁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
止息看如何格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

者只怕間斷了

增錄朱子語

為學必以聖人為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
此寧足道乎

元誠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淳
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四十萬人死于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

小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下

心本一交離而去者乃意爾

看文字須是一看過領得方是理通

克已須是從性偏難克去處克將去克已之私則心虛見理矣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又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以窮理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德不孤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惟某不曾錄常存着他這意思寫在冊子上失了他這意思因言二劉各錄得數冊又云一段字纔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能成就之則不敢讓

懷錮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平聲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工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硯筆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或云邢七好學明道云邢七二十年裡頭待做多少事豈肯學這底或云邢

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謝云恨某生不早却辨
得弟子之禮明道笑云賢却沒放過底事堯夫初學于
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學堯
夫必亦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
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
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恁地
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曰須
還知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
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
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却忘之矣因嘆其心無

偏繫如此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
敬只是與事爲一未論得是不是問此有存主不逐彼去
是敬之理否曰先有存主然後視聽言動却汗漫了且
只認取與事爲一時便是敬其他說各是一理從容中
道聖人也方做一事忘了其他亦不免顏子聞一知十
人之才猶自請事斯語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着晚些有件事
只今不肯放下至如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
處之又每遇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

夢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終之以一
毫不立唯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須是這箇道
理處之某嘗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
法名五元化氣素聞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行之
能於事無疑滯某行一遍兩月便覺其効問云所病心
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
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其病

端立問暢論敬云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
嘗以其說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
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

却只是坐如尸也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

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腳亂

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是父母之過未至此不可
諫也予曰煞有人爲孝弟按本子做不能以義處却致
父母兄弟不睦者甚多極好笑先生然之

明道云病卧于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
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是持敬否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答季向書云每聞進學甚力深慰此懷茲承恩喻尤見好
悅豈不欲傾覆所知顧未識所疑安在難以毫楮而泛
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爲善者不絕于天下足
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爲目前移奪雖是非小有失
中大體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
窮理則一也

答胡康侯小簡云承進學之意浸灌深所望于左右儒異
于釋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
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忽朱君

聞進學可喜向亦嘗講仁敬之說當不忘之遊於河南
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
此語也

又答簡云蓋如語錄只少却三兩字便血脉不貫其語不
活如春秋之說正如此幸亮之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
也折以中道耳承論進學加工處甚善若欲少立得住
做自家物須著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
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
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各利關便是小歇
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

休說

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

之功有所施耳

增錄朱子語

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此等語皆與上蔡語無異其意亦在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

于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于從遊諸公間所見最

為超越有論語說行于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

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後得吳中版本一

篇題曰道遠先生語錄陳晉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孫少卿及天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

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

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

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

絜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

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

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
及吳本異同悉註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
章然訂其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
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
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
學佛者私竊爲之以抗其術偶出于曾氏雜記異聞之
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
使先生爲得罪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辜於先生者則必
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
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

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
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
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
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
安朱熹謹書

憲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每聽說上蔡先生
之學問以謂其言善啟發人其後在荆門學舍從朱二
丈子發遊甚款子發所得話言及書疏必以相示云先
生監西竹木場日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
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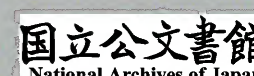
蔡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日刻如此何
由欵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
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
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于天道本末一
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後有書答子發云竊承求志
有味道腴是嗜信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博洽少輩未
知公既宅心道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讀

前漢書未嘗蹉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
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憲因讀朱元晦所定著上蔡
先生語錄三卷得以詳觀其是正精審去取不苟可傳
信於人遠竊歎其志尙如此而自惟疇昔所聞將恐零
落輒書以附於卷之末焉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籍溪胡憲跋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
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爲定
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
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

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于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編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文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畧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為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其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申熹謹記

謝學士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定夫楊中立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為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視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得見伊洛淵源錄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少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于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于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



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與學試得失無以異

便不復計較明且勇矣

以上見程氏遺書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

伊川謂尹彥明及張思叔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

此間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

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

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以上見程氏外書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

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

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

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先生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理日有課程如

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

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

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

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中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見朱子作上蔡祠記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學其亦有差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干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聞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已為人之分

胡侍郎常教人看謝氏論語以文字上多有發越處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得較精采然多不穩帖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

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
 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
 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

鄭轂嘗云曾見上蔡每說話不覆巾掀髯攘臂又云上
 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植袖以見精采

徽廟初上蔡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
 退求監局之類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上蔡
 云恐亦不免一播後下獄以上見朱子語

吳晦叔言上蔡自爲克己之學有一硯生平極愛惜遂

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尙且如此以見克

己之難也南軒張氏語

嘗觀明道先生語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
 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爲己
 者也明道尙以此箴之視今之學者豈不大爲之太

息乎勉齋黃氏語



